

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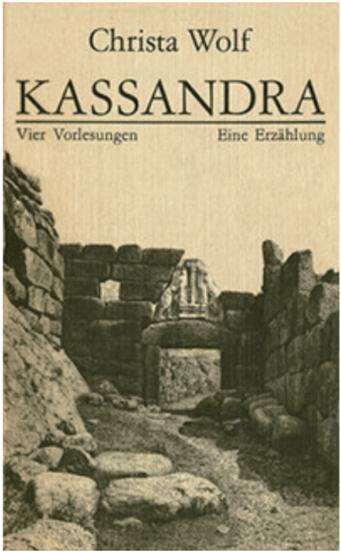
克里斯塔·沃尔夫《卡桑德拉》:

神话、历史与女性

□杨靖



克里斯塔·沃尔夫



《卡桑德拉》德文版封面

神话并不等同于历史,却与历史密不可分。按照哈里斯与普莱茨纳在《古典神话》一书中的解释,远古的神话便是先民集体意志与愿望的表达和体现。主神宙斯的寻欢作乐,或太阳神阿波罗的见异思迁,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应简单视为贪婪好色的卑劣行径。按照社会学家的分析,乃是象征着人类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永恒不懈地追求,正表现了人类精神与意志的执著与顽强。对神话的阐释,因此便由于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变易而各不相同,而每一种不同的阐释,由于其鲜明的时代性,又进一步丰富了神话本身的内涵并加深了人们对于它的理解。

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经典之作。由于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的大力宣扬,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等等,在西方社会都已是家喻户晓,其英雄业绩也已耳熟能详。对这样的神话进行重新阐释,作者显然需要极其丰赡的才识和巨大的勇气。

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2011)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卡桑德拉》便是作者对这一段神话(或历史)进行深入反思后的产物。

促使这一小说问世直接原因是1980年女作家及其丈夫的希腊之旅。随后(1982)作家本人获得法兰克福大学一个客座教授的席位,并于当年5月开始在该校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诗学》的演讲,内容主要是希腊之行所得的感想和研究:前四讲着重介绍该小说的创作动机及历史背景,第五讲则为该小说的初稿。

卡桑德拉为何选择女预言家的职业?这是希腊之旅开始之际始终在女作家心头萦绕不绝的一个问题。在埃斯库罗斯的古典悲剧《阿伽门农王》中,卡桑德拉只占有极小的篇幅,而沃尔夫在查阅

别的凄惨场景被写进了欧里庇得斯同名悲剧,然而人们读到的只有赫克托耳保家卫国誓死如归的豪迈激情,可是这一场战争的意义,却很少有人去追问。

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诱拐而引发了这一场战争。沃尔夫却推测——倘若海伦不愿意,帕里斯如何在斯巴达王国境内诱拐成功?可是在小说中,作家却给出了更有力量的解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希腊人要争取到达尼尔海峡无偿的出海权,而普里阿摩斯希望的是加强控海权以取得更多的黄金,后者于是炮制出一个富丽堂皇的借口:夺回国王被掠夺之姊以捍卫王国荣誉。这样一个“以爱之名”的战争动机,经过国王别有用心地刻意渲染,像卡桑德拉发现的那样:“谎言重复千遍,也会类似于真理”,立刻激起群情激愤,其后便有了帕里斯船队浩浩荡荡的远征。

对于希腊人而言,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不可告人的。身为迈锡尼大国王之弟的墨涅拉俄斯终日忙于政务,忽略了妻子的存在导致海伦与帕里斯私奔,本是伊自家事,犯不着兴师动众,劳师袭远。可是根据卡桑德拉的观察,包括大国王本人在内所有的希腊将领都知道,被帕里斯诱拐的只是海伦的一具幻影,她的真身早已去了某个偏僻的荒岛。希腊人的目的便是借机铲除雄踞一方的特洛伊这一劲敌,从而巩固其在半岛及周围地区的霸主地位。

战争满足了男人的权欲(如阿伽门农)、色欲(如阿基琉斯)或新奇欲(如奥德修斯),可是带给女性的却是不幸、伤害和无尽的绝望。阿伽门农之妻克吕泰泰拉在战争一开始便痛失爱女伊菲革涅亚——后者被迫充当女神的祭祀品。卡桑德拉亲眼目睹其幼弟特洛伊罗斯被阿基琉斯杀害,其余众兄弟则在城破之后尽遭希腊人的毒手。安德洛玛刻则很快听闻丈夫战死并被战车拖曳示众的消息。年迈的赫卡柏王后也亲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一死,她本人也沦为希腊人的女俘。卡桑德拉想在杀戮(killing)和死亡(dying)当中求得一线生机(living)的美好愿望也被无情的战争击得粉碎。战争带给他们的只有丧失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破碎的绝望。

可是不仅于此。战争还彻底毁灭了她们人性的尊严,将她们贬为奴隶,降为物品。战前的特洛伊王国,王后赫卡柏可以与国王并坐,参加讨论王国事务的议会。卡桑德拉作为国王的爱女和顾问,也可以自由发表见解。可是随着战事的展开,她们的特权都遭到剥夺。赫卡柏被拒之议会宫门之外,卡桑德拉则被宣布为疯子,一举一动都受到国王卫兵的监视和跟踪。男人虽然一方面叫嚷让女性远离战争,可另一面又不断利用女性进行一些“政治联姻”和其他勾当。比如普里阿摩斯答应

将卡桑德拉嫁给欧律皮罗斯换取对方军队的加盟。波吕克塞娜则被当作诱饵,她假意与阿基琉斯幽会并由帕里斯将其射杀。她们被剥夺自己的意志,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沦为战争可资利用的工具。相对于丧亲之痛,这样的悲惨命运更令人唏嘘感慨。

由于生理方面的因素,战争中的女性更易受到身体方面的摧残与凌辱,这也是几千年来男性性压迫下女性难以逃脱的厄运。故事一开始,卡桑德拉便遭遇太阳神的性骚扰,由于不肯屈身以降而导致终身的悲剧命运。身为女祭司,她在熟睡之中遭到男祭司潘透斯的奸污。城陷之日,在神庙中寻求庇护的她竟遭到希腊将领小阿贾克斯公然强暴。及至成为女俘,又不幸沦为阿伽门农王的掌上玩物。她一生惟一挚爱的埃涅阿斯,却在战争结束前只身离她远去,留给她一线空空的希冀而已。其姊波吕克塞娜在阿基琉斯死后由于极度惊吓而发疯,被叫嚷为阿基琉斯报仇的希腊军士杀死后竟又遭凌辱。虽然也“拖垮了它自己”,但战争却将男人变为野兽(brute)并将女性变为猎物(pre),它毁灭的或许只是男人的身体,但却是女性的全部——从肉体到精神。小说家沃尔夫在这里展现的不仅是3000年前的一幕战争场景,也是此后历次战争中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被解剖的男性

对神话中男性人物形象与性格的刻画,也展现了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前提下的那些“英雄人物”(埃涅阿斯除外),在这里都受到严厉的解剖而暴露出其丑陋的面目。史诗中独断威猛的阿伽门农,在小说中全然一副软弱不堪的“衰仔”的形象。他明知众将领逼迫他拿自己的亲生女儿献祭是出于嫉妒,却不敢与之抗争。他刚愎自用而其实际内里,因为与阿基琉斯争夺女俘导致后者退出战斗,后来又迫于众人压力向后者赔罪,一副诚惶诚恐的小人面目,令人不齿。就连他拼命掳掠女俘,其目的也是虚荣心作怪,因为“他早已丧失了性功能”。另外,骁勇善战的阿基琉斯本是史诗中最光彩的英雄人物之一,可在小说中所见到的只是一个嗜血的杀人者的形象。除了战场上杀死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及其他将领,他还在神庙追杀手无寸铁的特洛伊罗斯,其后又杀害阿马宗女王并以其女战士祭祀。甚至连俘虏他也不放过。在听说其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后,他一口气屠杀了12名战俘,以之献祭。他的桀骜不驯、狂妄自负使得战争期间希腊联军一度将帅失和,军心涣散,几乎导致其覆亡。其人在小说中以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的形象出现,绝无半点盖世英雄的气概。

普里阿摩斯在传说中是长者与智者的形象,小说一开始他也比较贤明仁慈,可是一旦决意发

动战争,他的性格及行事方式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禁止预言家卡尔卡斯说出宫内的事实真相,他宠爱帕里斯而不惜为他牺牲举国将士,他不再采纳卡桑德拉的忠直之言而将其视作疯子。随着战争的展开,他变得愈发狂暴偏执,议会会成为一言堂,廷臣对他大唱赞歌,他也欣然领受。希腊人木马计之所以得逞,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轻信固执和盲目乐观。另外,从波吕克塞娜的叙述中还可以了解到,他曾在深夜潜入女儿卧室,有乱伦之嫌……在所谓贤明君王的神圣光环被摘除之后,剩下的尽是这样一些不堪入目的卑劣行径。

帕里斯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本是贪求美色的浪荡子的形象。小说中更加入了他的轻率躁进、不负责任、好大喜功等性格特征:在伊达山的金苹果事件中,他判阿芙洛狄特为胜者,并获得绝色海伦的许诺。可见墨涅拉俄斯,他便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意图,致使双方失和。他率领舰队号称解救国王之姊,可在斯巴达从事的却是诱拐的勾当;明明所得的只是一个影子,可出于虚荣他还是不肯让人说出真相。他胆小如鼠,不敢与希腊将领正面交锋(卡桑德拉称他“宁愿作爱而不愿作战”),只是躲在墙后施射冷箭。跟小说中其他的男性人物相比,帕里斯不仅生性放荡,而且政治上很不成功,是卡桑德拉嘲笑的“所有男人自我中心的孩子中最为典型”的形象。

对经典的摹仿和“反仿”

《卡桑德拉》中的女性视角,还体现在作家对一些社会习俗和现象的描述与分析,如小说中描写特洛伊的成年女子,必须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去往阿波罗神庙下,接受任何一名男子的挑选并随之过夜。这样的恶俗,较诸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属下的初夜权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惟有从事祭司职业的女子(她已专属于神故不受世俗男人的暴虐)方可免遭此厄。而卡桑德拉选择成为女祭司,以其坚决之个性及自主之精神,或即与此有关。

此外,小说中的女性视角,还体现在作家对经典作品的刻意摹仿或“反仿”。如神话中阿基琉斯之死,据说是当他追赶溃散的特洛伊人到达城门之际,阿波罗暗中指使帕里斯向他的脚踵射出致命的一箭。而在小说中,则是由于阿基琉斯先向波吕克塞娜吐露了他的秘密,而后者又要求他光着脚步入神庙才使得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帕里斯有机可乘给他致命的一击。这里的情节显然取材于《圣经·士师记》中力士参孙的故事:非利士人收买了参孙的情人大利拉,刺探出参孙的秘密;于是趁他熟睡之际,剃去他头上的7条发络使他失去力量从而束手就擒。

小说《卡桑德拉》将持续10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及此前此后的时代背景及重大历史事件浓缩在一个时间节点,即卡桑德拉作为女俘被置于一辆马车之上拉出弥克那的狮门、面对死亡的一刹那的心理空白。虽然没有具体的线索或完整的情节贯穿全文,然而整部小说却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毫无杂乱无章、支离破碎之感。除了女作家驾驭题材的高超技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归结于小说所采用的独特的女性视角。借助于对神话的女性主义阐释,沃尔夫试图揭示出隐藏在其中的妇女生活的真实状况,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使人们更加珍惜经历一战二战以及冷战之后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以及两性之间平等交融的幸福生活。

永远的“当代”英雄

□王宗琥

么这个“英雄”就具有了讽刺的意味;你也可以从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出发,看到一代精英在尼古拉一世的暴政下像堂吉珂德一样毫无目的地与风车作战,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了悲剧的意味;当然,你还可以从个体存在的视角,看到一个高于时代的强大个性在意味麻木的人群中荷戟独彷徨的求索,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其本真的意味。别林斯基从个性的历史发展角度充分肯定了毕巧林这一形象,认为“当前人的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这是时代的思想和心声”,所以作为一个在“老者和奴才的国度”里率先发展成“人”的个体,虽然看起来行为乖张,缺陷多多,“但在这些缺点里隐含着某种伟大”。所以毕巧林确实是当代“英雄”。

不过我的重点不在“当代”,也不在“英雄”,而在“永远的当代英雄”。自1840年《当代英雄》在彼得堡出版,至今已178年。近年来俄罗斯每年都会出4到5个版本的《当代英雄》,2014年更是高达9个版本,2015年8个版本,2017年4个版本,2018年新年伊始,已经有一个版本问世。这本书艺术上的永恒价值无需我赘费,我想说的是,以毕巧林为代表的当代英雄不仅是那个时代精英阶层的典型,也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具有作家自传性质的主人公,毕巧林有着莱蒙托夫身上许多前文论及的俄罗斯式特征。他生性忧郁,“笑的时候,眼睛却不笑”;他不喜欢平静安定的小确幸,渴望狂风暴雨般的生活,“为什么我不愿意走上天为我铺好的道路?走这条路我会收获平静的快乐和稳稳的幸福……不,我不喜欢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像一个生长在海盗船上的水手,他的内心已经习惯了风浪和战斗,却被突然抛到岸上。尽管浓密的白桦林诱惑着他,尽管和煦的阳光抚慰着他,他却兴味索然,郁郁寡欢。他整日在岸边的沙滩上徘徊,倾听单调的浪涛声,凝神注视着雾蒙蒙的远方,希望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突然冒出他朝思暮想的白帆……”所以他前往高加索,希望在枪林弹雨中驱散往日生活的舒适麻木,希望在与野姑娘的爱情中赶上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夸,甚至希望在直面死亡的决斗中感受存在的温度,他始终像是一个斗士那样寻求不平凡的生活,哪怕这种不平等的代价是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正如莱蒙托夫诗中写的那样:“我想要生活,偏不要幸福和爱情,就要痛苦……是时候驱散安宁的迷雾,诗人的生活中怎能缺少磨难,正如大海怎能没有风暴?”在毕巧林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战斗民族不喜欢安稳、无畏苦难甚至渴求苦难的精神特质。

当然,毕巧林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充满矛盾的双重人格,他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宿命论,他的神秘主义以及行事风格的不合理与无迹可寻,都不同程度地展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辩证地来看,毕巧林的这些特点实际上是一枚硬

币的两面,只不过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社会环境的恶劣让这些特点更多地显现出负面因素,变成了作者所说的“一代人的缺点”。但别林斯基深刻地指出:“在这个人身上有强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在他的缺点中隐含着某种伟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期,毕巧林会是雷列耶夫一样的领袖人物;在十月革命时期,毕巧林会是高尔基笔下渴望风暴的海燕……所以我们认为,毕巧林这个当代英雄在俄罗斯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而且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造就完全不同的“英雄”。

更进一步来讲,毕巧林个人成长的经历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史,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虽然毕巧林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他超强的思考分析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让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和民族属性,成为个体精神探索的典型。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第一次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莱蒙托夫在书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关切的不是群体,而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趣,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自省的结果……”(《当代英雄》之所以能风靡世界百世流芳,我想正是因为它以匠心独运的叙事手法和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成长历程。

毕巧林出身贵族之家,是一个具有强大意志和自我反省能力的人。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志让他对人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很快他发现,世俗的一切都不能满足他对人生的期许,无论是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爱情、学问和战争,他很快就厌倦了。然而强大的生命意志让他内心充满了激情,去追寻崇高的人生使命。可是当他在人世间接寻人生意义的路上却遭遇了世俗价值的强势碾压:“大家都说我面不善,其实不是。但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善也变得不善了。我谦虚谨慎,他们却说说我狡猾,于是我变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恶,可是没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变得爱记仇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开开心心,爱说爱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贵,人家却把我看得低贱。于是我就变得爱嫉妒了。我愿意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

至今犹记,20年前春节期间的一个冬夜,奋发考博的我独自一人办公室阅读《当代英雄》时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可以算作我对莱蒙托夫的初恋。后来讲授文学史,莱蒙托夫便成了最爱。无论是他的抒情短诗《帆》《又寂寞又忧愁》还是他的叙事长诗《童僧》《恶魔》,无论他的戏剧作品《假面舞会》还是他的散文作品《当代英雄》,读来都有一种深得我心的畅快。而每每在课堂上讲起莱蒙托夫,讲他与生俱来的孤独,讲他透彻心扉的悲观,讲他渴望行动却无处施展的无奈,讲他身上亦正亦邪的矛盾复杂,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仿佛我们讲的不是一个遥国度遥远时代的诗人及其命运,而是我们似曾相识的自我,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人生困境。

莱蒙托夫无疑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在于,他生活在伟大的普希金的时代,却丝毫不为普希金的光芒所遮蔽,独树一帜地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新天地。如果说普希金树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理想,那么莱蒙托夫则开掘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现实;普希金是光明和谐的日神阿波罗,莱蒙托夫则是混沌暗黑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普希金喜欢的是“明亮的忧伤”,莱蒙托夫则偏爱“风暴中的安宁”。若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质来讲,莱蒙托夫是一个比普希金更为地道的俄罗斯人。他天生的忧郁气质,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不按常理出牌的理性和神秘性,强大的自然力和叛逆倾向,渴望行动但又漫无目的的漂泊宿命,这些都能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找到回响。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帆》虽然是合为时而做,但却精准地勾勒出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历史形象:大海上一只在云雾中迷失方向的孤帆。它不以寻求幸福为旨归,而是渴望暴风雨的来临,渴望在激烈的动荡中寻求安宁。我们只消回望一下俄罗斯的千年历史风云,便可知明白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深刻洞见。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作家人生和艺术旅途的精神自传。这部作品开创了俄罗斯社会心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部艺术结构精巧、思想内涵深刻的划时代之作。小说通过主人公毕巧林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时代精英阶层的群像,反映出作家对“个体存在”这一哲学命题最贴近当下同时又最朝向永恒的思考。

“当代英雄”的“当代性”是显而易见的。19世纪30年代,尼古拉一世暴政下举国万马齐喑的白色恐怖时代,知识精英们渴望变革的行动被暴力压制,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方向和目标,于是变得玩世不恭,将被压抑的生命意志盲目挥洒,不断地伤害他人和自己,制造在一起又一起的悲剧。可是,“当代英雄”的“英雄性”却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很多论者都认为这个“英雄”具有反讽意味。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被翻译成“英雄”的俄文词“герой”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英雄”,第二个意思是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第三个意思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主人公”。作者的真正用意也许是三个意思兼而有之,但是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一。当然如果仅从“典型人物”的角度来理解书名,那么估计就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我认为从“英雄”的解读来理解更有艺术和思想的张力,更有阐释的空间。你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毕巧林实际上是一个自私自利、道德败坏的反英雄,那



莱蒙托夫

人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仇恨。”在与世俗的对抗中,他渐渐被同化,在半灵魂干枯死亡之后,他变得深谙处世之道,“像铁一般又冷又硬,百毒不侵”,但代价就是他“永远失去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可是生命欲望的力比多需要出口,于是便化为“吞食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的权力意志:“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其结果便是毕巧林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任由盲目的权力意志伤害和折磨他人,带给自己的除了伤害还有更大的空虚。

看了毕巧林的精神成长史,谁敢说这只是个俄罗斯人在特定时代的成长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荒唐人的梦)里描写的人类精神堕落史也不过如此。毕巧林的经历活脱脱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隐喻,其中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对大多数人而言,理想的丰满难敌现实的骨感,个人的意志屈从于社会的法则,而人在生命意志驱使下随波逐流,做着盲目的布朗运动。正如卡夫卡所说,目的是有的,但是没有路,我们所认为的路,不过是彷徨。

但是,莱蒙托夫笔下的“英雄”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反省精神的人。“我身上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另一个在思考和评判他人,这无所不在的”另一个是他精神不断的主要动力,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正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分析和反省让他一直在追问生命的意义,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认清自己的存在使命;正是这种内省让他不肯对现实就范,并衍生出对回归自我的希望;也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永远的“当代”英雄。

